



90341

菰蘆筆記

書

國朝書

天緒圖

天緒圖

承見示所致琴齋廣文書稿讀竟奉繳洋洋灑灑百千

古證今皆可見諸行事真經濟才也扼險築礮之議與

議築堡之見同蓋兵勇身有所蔽則膽壯足定退可以守出

可決戰弁可以久駐不奔竄策無有善於此者昔吳主欲作

塢諸將皆知上岸殺賊跳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以兵有利

鈍獨勸作之沿江且然況陸路險要乎所云礮子遇空氣洩

而無力譬猶海塘當衝處之添築盤頭坦水卽柔能克剛之

義弟壯年浪遊閩粵喜與諸宿將談兵云礮子遇剛則摧遇

柔卽止禦礮之法須網牛皮濕絮被而外莫妙於糖包聞赴

爽文佔據臺灣時曾築糖圍以禦礮之海侯渡臺彼恃圍

復設備豈知日久而糖堅如石礮擊輒崩此恃圍不設備

患而有備無患之說不益可信耶官民一心何事不辦鄙意

當自紳民一心始士則介乎紳民之間可以倡率而聯絡之

今紳士尙多異趣士民亦鮮同情矧循良難得官之與民尤

爲疎遠哉壬寅春弟感事七律後半首云我無責守憂偏大

人識尊親亂自平安得官民聯一體屹然眾志隱成城誠見

官民一心之難慨乎其言之矣墾荒默寓屯田亦是善後持

久之良法當事者必以爲迂緩而不肯行弁恐經理不得其

人或奉行不善徒滋紛擾而乏實濟耳近來吾浙大勢嘉興

爲首嚴州爲尾湖州爲腹固也今東壩不守則建平首當其

鋒泗安一帶均須設防若一勾通太湖漁匪長驅直犯則湖

郡危矣彼處港汊紛雜處處與太湖接壤民情柔弱土練旣

不足恃客兵不諳徑路亦難得力兼恐別釀事端此則腹心之憂較徽港更爲迫近也目前至計誠莫如選拔人材材猶器然用之當適如其分量試就已往之封疆論張制軍如久任楚北武昌或不致復失江中丞如任以闡帥爲上下游策應之師雖至今存可也乃一則調撫山左遷地弗能爲良一則擢升皖撫既有守土之責卽不得不與城存亡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鮑宗軾洵是畸人其意欲借浙兵勦土匪殆未悉浙兵之不足恃耳弟腹疾已愈而外感未清痔痛未止尙須稍遲進館先此奉佈卽請去勛安不備孫光裕頓首

頃拜讀大稿拜服之至方今通論總以爲土匪可慮若能如尊籌云以地方獷悍之徒撫爲我用則可以爲賊者卽可以殺賊較之驕懦之兵桀驁之勇當百倍過之舍此別無良策也另論築礮陞科二事更爲周備第恐難于慮始未免爲論所搖耳原件奉繳敬請一文安容晤不一姚近寶頓首

菰蘆筆記

題詞 次江忠愍感事詩韻

韓森寶 茶甫

一編風節凜千秋地下忠魂孰與倚望氣早知楚氛惡戴天
時切杞人憂身經轉戰歸千里志結英豪半九州伏處菰蘆
期雪恨中宵舞劍未曾收

屈茂垣 壬叔

太息澄清志誰明擊楫情復仇師未捷殺賊氣難平日落盤
雕勁風高塞馬鳴平生重知己援筆欲吞聲

張家麟 定庵

每弔忠魂幾斷腸壯懷聊爾託文章如君且復甘驢背騏驎
鹽車漫自傷

陸翰愛 雪

利未讀書嗜博覽雄劍縱橫露肝膽去年人日過草堂春風
一笑梅花香無何羽書日旁午大江南北紛豺虎規時度勢
十策成短衣匹馬走三楚開府江公舊相識與君一心期報
國元戎血淚灑千秋莽莽乾坤亘忠魄慷慨悲歌一杯酒傷
心頓失同心友趙歧複壁僅藏身王粲登樓幾回首箭鏃浴
血飛眼前狐狸豎髦立人後殘夢朝隨孤鴈飛寒燈夜逐青
燐走朔風破帽衣露肘收淚登堂拜老母胸中奇氣鬱未吐
又赴浙西籌勦堵浙西風物尚承平東南父老思洗兵兵亦
不在強梁募器亦不在戈鋌鑄古來治道一民心眾志成城
金鐵固短兵殺賊如殺草滿地妖氛看電掃

莊芝階舍人寄我傳文一冊所載皆當世殉節諸公余多相知者因念諸君死事之烈而象濟亦嘗出入軍中者兩載既自悼其無成且恐同時忠義之士或易湮沒也輒記其所及知者俟秉筆者裁焉

吳振鏞蘄州人字晝堂官浙江鹽運司經歷因事赴楚之湖州爲大吏所畱咸豐三年冬與濟同率勇援皖江中丞殉事

後奉檄撤回楚四年八月同林天直

婁姚先
生弟子

克復沔陽州

陞縣令而勇目黃鵬程得守備銜鵬程亦名觀祿越月擊賊崇陽援絕陣亡鵬程力戰死事尤烈鵬程荊州人故爲盜魁後受撫官令擊楚中羣盜輒有功濟先所部荆勇鵬程爲

夫長部伍其曹勳如律而慷慨任事誠豪傑士事聞吳以所知黃以都司例賜卹余有哀兩故人詩詩曰乾坤日構禍志士多摧傷哀我兩故人許國同日戕蛟龍窄尺水舉目皆豺狼兩君洵傑士氣骨何昂藏一起刀筆吏奮發赴巖疆一起羣盜中翻然成忠良一朝感知遇踵頂捐疆場人生孰不死若爾焉可方古來丈夫淚未易傾沓滂生還我何名爲用摧肝腸尊中酒未寒野祭徒旁皇龍山風景絕記我同傾觴兩君自不朽精氣充八荒泚筆述哀衷風雨來茅堂吳有勇日李錦升同時戰死錦升荊州人在皖時亦嘗從余行間

金菊仙太守名雲門徽州人以進士分發湖北咸豐壬子武昌破其配暨其子婦孫女三人畱省垣皆自經死賊入門見之詢世閥歎曰金君好官勿毀其家屬因爲葬之太守以出

使于外得免嘗丐予爲三烈傳其孫女有詩稿曰蕊珠遺草
石卿張公督楚金得擢太守檄署黃州時賊已撲田家鎮官
軍屢戰不能遏太守知事不可爲稟大府牘云黃州無兵無
餉必難支持某九世讀書分當報 國耳九月十四日田家
鎮破太守朝服北面再拜作絕命詩二首投署中井內死僅
一孫在家

陳大令肖儀字琴泉江西人以佐雜官湖北性至孝遭母喪
奉柩將歸舟泊塘角會夜火發江中舟多焚大令舟已壞四
面皆烈燄大令以身伏柩上隨江流而下得不死棺亦無恙
一時稱奇孝云廣濟民變戕官事定大吏思得幹濟才檄大
令治之大令父故亦令是地多惠政民思前令德益服其教
田家鎮將破訛言日至大令日朝服坐堂皇一子旁侍俟賊
至既而城陷罵賊死

李太守紫藩名楨安徽宿松人捐職湖北知縣嘗治孝感善
捕盜手自格鬥自奉清約與胥吏同甘苦屢以戰功擢至太
守其所部勇二百人皆銳卒田家鎮之役李率勇鏖戰久期
副將張金甲援兵不至李被圍數重一足陷泥濘知事不濟
遂罵賊格鬥身受八創而死猶罵不絕日云

艾小仙茂才四川人投劾江忠愍行營忠愍擢皖撫入廬州
城一日而賊至小仙率廣勇縋城出擊再戰再勝左脛受炮
子傷戰不稍却收隊入城流血滿足忠愍撫而泣下小仙大
呼曰大人生所以離家數千里而來者爲盡忠耳誠死得其
所矣大人母傷也聞者皆奮發感泣未幾城陷小仙自經死

事聞蒙 卹贈

張汝瀛字仙舟徐豐玉字石民俱以知府擢道員帶兵田家鎮鎮破殉事時有都司許連城同時戰死

德亮字金谷故姓徐爲明中山王後嘗官浙江總兵後降授參將署楚督中軍咸豐四年正月十五日楚督吳擊賊師敗死金谷同時殉事

俞舜欽字山樵官漢陽守癸丑九月賊溯田家鎮犯漢易自沈于井死

楊文軒武昌人家于城內以千總爲楚撫常憲部官武昌破常撫出外楊引至其家旣聞賊大至楊從容請曰大人請報國常戰栗良久楊爲引帶縊之中梁俟其氣絕將屍拖藏再拜痛哭自經于旁

何游擊名以二百人守漢陽壬子十二月賊破大別山

土城旋撲漢陽漢陽兵皆潰何率勇百人開城逆戰至門勇皆星散何一人橫矛鏖戰殺賊十餘人賊爲稍却時四門皆啟一賊自後洞其左脇墮馬賊支解之

蕭逢春漢陽人由武進士官參將援長沙陣亡逢春之母庶嫡兄占春虐使之逢春母恚而死故逢春與兄不相往來逢春未有子將援長沙時戒其妻曰此行誓以死報國宜立族人于爲後母後仇人也逢春旣殉事例得廕職而占春子欲得之逢春妻爭之不得引刀自裁傷重而歿其族訟于大吏議易以族子會武昌再破事遂寢至今悵恨之

李虬樵觀察河南人名卿毅官楚糧道象濟與林大練勇荆州每與觀察接談言楚中經費困于旗糧每歲需銀二十一萬而民又困于折色若事平宜禁收折色而大興水利觀察

甚然之後觀察殉難武昌觀察子孟羣從曾塔兩帥剿賊屢
立戰功四年秋收復武漢親破賊營收父骸骨事聞賞加臬
司銜並巴圖魯勇號孟羣久于粵西軍中女賊蕪三妹爲其
殲滅者

武昌未破先一日臬司瑞容堂先生屢議出戰爲撫臣力止
提臣雙尤畏戰廉訪知事不濟歸署令家人自裁俟皆氣絕
乃呼其少子前其僕哀請久曰我將有語告之無他意也因
牽之前以劍殺之旋入內自經死越日城破武昌知府明善
知縣繡麟同殉難

廣西起事時武舉韋允升屢殺賊有功後攻大藤峽中火礮
陣亡以都司例 賜卹允升妻率家丁餘勇奮死復仇賊皆
畏之軍中無不稱韋夫人忠義殆不減吾鄉沈雲英矣

曹良甫廉訪先官楚紀監道方伯唐公以二品頂戴授臬司
唐公殉難金口曹擢臬司甲寅六月城陷不知所終廉訪在
臺諫有聲聲名震天下其詩詞尤稱絕品然于公爲公事矣
兩生湯將軍嘗乞予題其先人與竹居棄稿後得其復書云
已刊木將寄予不一年金陵陷將軍殉難而余之文稿爲家
振甫編修攜去無復副本矣惜哉將軍諱貽汾字若儀號雨
生常州武進人祖大奎乾隆時知福建鳳山縣父苟業隨任
值林爽文之亂父子同殉入祀昭忠祠道光間以邑人公請

勅建父忠子孝祠公以難蔭雲騎尉任揚州三江營守備
廣東右營守備山西大同鎮靈邱路都司浙江衢州鎮左營
遊擊浙江撫標中軍參將樂清協副將例晉武功將軍乞病
歸性好文學善寫山水以冷雋自喜咸豐三年粵匪入寇二

月十一日江甯陷公作絕命詩投城北李氏園他死藁葬淨
界寺旁竹園內年七十有六其詩曰死生輕一瞬忠義重千
秋骨月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藁葬
母予慟平生積罪尤詩爲僕攜出得傳子綬名襲職官江南
鹽城營守備先卒林名廣西全州山角司巡檢祿名兩淮候
補鹽運司經歷永名殤次女適巡檢天津王瀛方歸甯侍父
赴水死寇之方張也公上書江督陸建瀛陳戰守略陸不答
未幾金陵陷公畱意韜略患近時武備不修刻金湯十二籌
貽世至是人始歎其遠見先是林爽文之亂家兩松中丞手
平之故予知其始末甚詳而爲公題先集追論臺灣事謂當
用沈端恪遠慮論分置八縣之說公甚韙其言云

鄒鍾泉中丞無錫人名鳴鶴其學師儀封張清恪著有道齊

正軌其言篤實正大可爲萬世之法與先師婁姚先生爲至
契云中丞督師粵西久旣而奪官歸畱金陵以白衣領職城
陷殉難以道員 卹贈

嘗以謙行四如臯人以佐雜官湖北雖微官而慷慨任事爲
大吏所倚重得五品秩黃州破以謙不屈死其僕奪其屍歸
漢陽時有秀水杜文浩字少穆由幕府襄事得官知縣爲徐
石民觀察隨員田家鎮被觀察殉難少穆守其屍不去賊至
斷其腰而死鄉人得其脛骨一持歸麻城予友周君子權以
三十金購歸屬其戚褚君雲門葬之楚人高其義

臺灣土匪滋事知縣高鴻飛鳳山縣典史張樹春皆被害

賜卹

袁金和大令名鳴珂有兩妾武昌城破服毒殉難嘗乞予爲

之傳

高參軍名鏡涵字傳山仁和人順治間福建永安縣殉難
予贈卹之威臨其八世祖也初爲諸生不得志援例授布政
經歷分發江蘓嘗攝青浦令未三月民皆頌之權溧陽丞以
撫卹振濟勞獲上奏請加級委緝昭文犯案以獲首要各犯
爲大吏獎借咸豐二年冬奉委之金陵防軍旣而賊圍城或
曰君無戰守責盍去之君曰吾不當防守耶城陷罵賊投水
死時三年二月十一日也年三十有九余識其尊甫飲江丈
丈年七十餘矯健如少壯尤工書法與余爲忘年交焉

吉安土匪滋擾攻圍府城知府王本梧出城剿捕被戕事聞

予卹

江西被圍非江中丞城必不保夫人知之矣時有首府某與

六

公同鄉故有才中丞亦倚之後事稍定某忌中丞功出已上
因日夜伺隙計中傷之賊第三次轟城爲楚勇堵殺得不破
張中丞以萬金賞之江中丞弟忠濟以勇得多金易耗散因
爲遣弁持歸楚中分給其家某知之因謂楚勇江二公命乾涸
爾金者勇信之故田鎮之役楚勇不力戰嗟乎以一己之私
而置天下大局于此極彼讒人者可勝誅哉

三年賊擾江西知樂平縣李仁元及父序墀母李陳氏妻金
氏妾楊氏弟妹三人及婢女僕婦等皆死之知鄱陽縣沈衍
慶亦同時死難

黃陂監生黃元吉年六十餘上書石卿制府陳戰守之法其
言多可采所不可從者欲令天下質庫各捐三百金殊失體
要又有均州廩生計棠陳鄉團之法其言慷慨動人州人畏

賊多不便之至訴于州欲斥其衿予在督署時嘗聞其廣斥州人之不忠并令計棠來省會聽候遣用值張帥改調不知其終云

臧沐庵孝廉名紆青宿遷人壬寅暎夷犯順時曾入揚威將軍戎幕後隨袁總憲甲三專辦擒匪四年冬剿桐城逆匪陣亡事聞以三品例卹贈

吳江周應芝名憲曾官保定府同知駐臨洛關三年秋賊由晉省竄入應芝與其妻蒯氏妾郭氏幕友何載管同時殉難三年夏賊擾畿甸死事者又有深州知州陳希敬晉州知州楊雲鰲及幕友諸生王長甲欒城縣知縣唐盛沙河縣知縣玉衡閭門被害獻縣知縣孔慶綬及子舉人孔繁渥任縣教諭張秉廉欒城縣典史陳虎臣俱死之

七

四年二月賊擾山左金鄉陷知縣楊鄭白死之五月初二日連鎮之賊南賓攻陷高唐州知州魏文翰罵賊而死三月賊用地雷轟陷臨清知州張積功閭門死節

朱占鰲由軍功官副將三年二月賊陷揚州陣亡時有馬副將魁父子守禦江西以賊轟城力戰死皆楚南名將

唐子方方伯名樹義貴州遵義人嘗官楚藩咸豐三年奉

旨赴楚率師剿中州潰賊以七月朔日戰黃岡馬鞍山六戰而賊滅時江忠愍爲廉訪方督師豫中公遂以二品頂戴授臬司又擊賊黃州輒有功田鎮失守賊已至漢陽而德安府亦有警公乃與忠愍駐兵江北前禦漢陽後防德安賊據漢

陽未一月慮公襲其營遂遁至黃州德安賊亦遁而忠愍授皖撫公遂獨任楚中兵事四年正月楚督吳文節殉難陞城

公以長江重地上流可慮乃退保金口是時兵餉並絀公碾豆而食至六月武昌陷賊悉眾以舟師上犯公戰船被燒眾寡不敵遂令弁齋印綬赴荊州未幾舟壞公遂死江中公父爲廣東碭山令嘗夢偉丈夫揖告曰明當有物相屬越日行市中得明陳巖野先生硯是日公生以爲異兆公嘗以夢硯名其齋并繪圖屬余及曹良甫廉訪題至是公亦殉難公好風義陳臬楚中時爲其同僚死事者建祠于署後之黃鵠山顛名楚招祠而題一聯云碧血濺危城浩氣同歸亘古長雷臣節在白頭哀舊雨寒泉親酌故人惟有鬼雄多平生尤耽心文學嘗輯黔中詩爲播雅又刻其友鄭珍子尹廣文詩文稿廣文爲漢氏之學于注疏尤淹貫南方學者多稱之方伯子鄂生解元與余交尤密其詩如孟東野時稱賢公子

八

三年春歸德失陷死事者有候補通判錢文焯州銜候補縣孫惠霖前溫縣錢世瑞前永城縣呂贊揚及子候補縣丞呂培候補通政司經歷陳勳及妻女子媳歸德教授殷聚五商邱縣訓導王史三商邱典史汪鏞慶及弟裕慶候補未入葦敬輿沈貴春拔貢宋廣乘議叙府經歷劉以檢醫訓科趙松道紀司潘金祿參祿范正倫守備張漣李師孔把總吳連元孫學漣外委閻金標劉文鼎武舉李登科武生姚克已史萬翔

吳定州欽人業梓匠脩八尺儀觀甚偉手垂至膝好持三尺管鋤漆光澤吸啖巴菰偶屏至廊角人不能舉蓋鎮鐵鎔成者欽舊有攤錢會名花燈鼓淫娃涉子紛沓交錯輸一錢中者得二十五錢摘詩句爲注人附若蟻令懼其召變偵之定

州怒號其眾曰博塞之事何與當軸爾等奚匿于是捕盜嚴定州傾資造兵器市火藥將發難踰月糧盡而眾號定州翻然曰吾以二千人投効爲忠義士非知者乎遂詣太守名其曹曰義練太守正苦無兵忻然諾之甲寅正月祁門陷定州以五百人往賊聞浙兵大至倉皇遁去太守歸功定州定州不受少府林用光曰今時誰能用定州者少府温州人故湖北糧道培厚孫故爲永嘉之學者與象濟最友善先是安慶賊遣使招定州定州僂其使不以告定州人稱吳老明少時自食其力不自存及魁其曹昇輿出入左二人前荷刃如世所稱關公狀右一人負長劍夾而行芒色寒慄不可逼視定州握鐵管指畫東西路人屏息人呼麥鐵杖云

祁門令唐治手燃大炮斃四賊賊大至再燃炮藥盡乃投城濠賊曰祁門官好不忍殺令痛罵縛之橋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見賊輒裂眦怒罵爲賊斫十二刃祁門復求屍不得忽覩其元于橋下色如生太守勿信命函首來驗定州怒曰唐太爺豈能戴頭而來耶平日非行屍走肉者此日猶能脚踏手版見上司耶太守不祭吾曹自祭耳太守不得已爲一行後獲賊首泰自云頂天侯乃割其心祭焉

定州有密友曰鮑宗軾字夢蘓少習舉業爲諸生見五馬而艷之入貲得官意揚揚欲領一郡冠藍頂者七年旣而厭之白銓部除名以原名應試散多金結客下逮黜僉任俠名大著復慨然曰讀書擊劍兩不可廢予膠庠中人也再試冠童子軍旋食餘聞定州受招乃自集二百人偵至祁門賊首頂天侯雖據城脅從者皆散畱者三十餘人宗軾率其屬飾爲

負販丐者或爲術士或稱來降賊啟門入軾輩勇士二人置刃于懷籠銅腰鼓聞其無聲入城逕達賊所鉦鼙陡作伏者四起軾舉旆一麾頂天侯已就繫矣事平太守歸功定州軾不言賞賞亦弗及散其人于鄉無一人餽于官者時屯溪有薙髮匠知定州事號召其眾曰近日官畏強禦如吳者已無如何吾等甘居其下耶要糊民數百人將殺定州軾欲曉以義以未得太守檄不果往楊象濟曰薙匠亦豪傑人也亦在有用之者耳

枝江有巨盜曹泰者與黃鵬程友善余既得鵬程令往招泰先是泰再經江中丞檄招泰得檄恐出則因而誅之不敢行至是余曉以忠義且期以辦賊立功且可致貴顯泰心動會余得中丞飛檄援武昌越日啟行泰遂以五十人畀余復爲

余道意于商城檢首李自林自林所屬幾六萬人出入昇緣大兜輿冠一品服穿黃馬褂河南陸稼堂中丞嘗屬招之不能得既得曹泰言亦心動後卒隨楊制軍復武昌漢陽朝議亦指其已往授以武職然爲之介紹者曹泰及黃鵬程力泰在楚蜀間威行千里凡客舟由楚赴蜀者得泰一小卒插船尾羣盜皆讓去泰爲人文弱如書生能以信義得其眾者去麻城三十里曰中館驛爲楚北境孔道其鄉團尤密余識其團長林宜之上舍上舍毀家紓難嘗捐助資糧以贍我軍麻城破上舍被賊害

謝君子澄字雲舫四川人宰天津以清廉稱粵賊來犯防守不懈一日至獄中見一罪人狀貌殊常人詢之劉姓名魁元以伸不平事被繫公謂之曰汝有材武盍魁同志殺賊立功

日諾乃使糾黨伏葦中公先率兵殺十餘賊賊蜂至眾起葦中衝賊兵爲兩斬賊無算圍遂解既大帥奇其功命公率魁元等同往剿賊賊固守土城乞師于金陵賊援師至軍土城西我兵敗之遂入城不敢出于是勝帥軍其東公軍其南魁元與其屬馬成龍軍西北賊遣驍士出門公擒之未幾賊大至公爲炮傷墜馬劉馬二人掖之出傷重同躍入河死 上聞震悼賜布政使銜

馮學士名培元字小亭道光甲辰進士以第三人授編修丙午副湖南主試充國史館功臣館協修咸豐元年入直土書房主試湖北冬改南書房壬子大考二等二名擢待講七月視學湖北道轉侍講學士之官甫一月而亂作十二月初四日城陷以印授幕府管某令歸自縊人解之復投井死事

聞追贈侍郎銜謚文介

袁大令祖德籍錢塘隨園之孫官松江上海縣癸丑七月廣匪小鏡子起事被害其死甚烈小鏡子者姚姓故粵人流徙上海嘗與夷女通夷女贈以小鏡子其黨以此稱之爲人熟于海道時有觀察某與姚同鄉屢屬其齎銀歸家後姚沒其銀以被盜告某信之旣爲夷人偵知以實告某某初不信夷人恚逕至其藏銀處取之歸示某某大怒檄縣窮治會姚以他事被控大令弁鞠之姚遂授意其黨勢洶洶欲劫獄大令公服坐堂皇曉諭羣匪不聽遂被戕大令故有德政其死也松人皆惜之

鄭寶生少尹直隸人官湖北從九壬子武昌破與其母妻闔門自燔死鄭有女兄第適秀水杜文浩殉事田鎮

南漚縣知縣官章惠與袁大令先後殉難

余嘗募得一槍匪善戰有一衷甲砲子不能入云得之李自林者其法用鞋底灰屑如粉以鷄油湯煮魚膘爛調勻糝入絮襖內隨用布線縫成直條則砲子不得進試之良然又以粗布爲旗砲子來亦不能進按蒿庵閒話載前人海防議云廣中所產鱧膠形如掌大堅勁異常與浙中所產不同用釘連綴施于木架製爲防牌鉛子殆不能透如果不謬亦衛民一器也又云武備志載唐鎧法用透骨草五斤蘿蔔子三斤清水百斤煮二百沸去粗入陵鯉鱗五具夫同鹽三斤番礮半斤硝石五兩前二味汁內封鍋同煮令炸如飴傾瀉木片上如牛皮厚爲柳葉魚鱗之狀乘軟穿小孔俟冷乃綴成甲此亦廣中鱧膠之類余謂王鳴鶴護身符似亦可用

主

許辛木農部贈予一聯云天人預論宗三策家世清修守四知稱許過當令人汗顏其上一語蓋嘗見余擬海運疏及鹽法錢法河防諸策故有此言然余論錢法謂當鑄當十當五錢使錢多而銀不昂其說略同長樂梁中丞余前嘗采入所輯文錄者農部頗不然之不二年而朝議竟有此制大錢實能通行其河漕諸論欲思質之先師姚先生而未果先師沒余赴松往哭翻閱藏書偶見林文忠與先師論河漕事其言亦主變法又竊幸其言偶中也監利王刑部子壽先生見其稿謂此必當行且皆有自然之勢云今世惟江中丞肯力任之惜乎中丞旋殉難而賊亦未就殄滅民生之瘁其何日蘇耶

吳江之汲水港有張雨菴者年二十餘家貧有親串宦遼東

走海道訪之行至北洋遇盜同舟俱被害詢張所業以能辦
番銀好醜遂畱之引至其巢則四圍皆砲層累如螺旋凡數
十折始達賊窟每春冬出劫以張隨舟中如是凡四年屢敗
官兵張于南北洋海道盜窟皆悉其曲折向背一日泊廣東
洋面遇林總兵出哨奮前直擊盜十餘舟皆壞死者踰百人
大藥亦盡忽颶風起舟漂至甯波洋遇救得歸此咸豐元年
春事張素有膽略余謂若任之足辦海盜張嘗云官軍多畏
盜山東水師尤怯如林總兵者屢戰海外目所僅見者惜其
歸踰年而沒不得用于時

林文忠遺疏稱仰觀天象寇氛自西而南南方將有警不一
年而東南被躡人始服公之先見繼公任兵枋者爲湘陰李
文恭文恭故有威略撫秦中時嘗斬總兵之滋事者以弭民

三

雙旣戮而後奏 聞自請擅殺罪得 旨優獎晉秩少保嘗

悉東南民困輸糧故朝議折漕時力陳民病至引疾歸而東
南得以無事文恭先撫吳余以親申故曾謁公于滄浪亭後
作寄懷詩云 天語煌煌畫閣新手梟驕將靖邊塵臨歸一
疏人爭訟慟哭東南百萬民蓋紀實也公在粵招撫張軍門
嘉祥至今爲長城然賊勢已盛公亦以憂憤卒軍中公未貴
時嘗請乩仙問終身判云蒼梧懔節至是卒驗

山陰葛壯節工詩詞有製藥要言名將錄等書壬寅夷禍公
無職六晝夜殉事定海諸書俱燬僅從年譜中得其崖略余
不及見公而識公次子都司以敦字小臺小臺始以難厓官

勅北安陸營守備武昌初破安陸震恐小臺誓以死守日夜

激勵士卒以待賊至後張公石卿督楚檄來省訓練士卒擢

都司以擊滅河南潰賊功 賞花翎繼擢參將小臺文弱如書生喜文學而忠孝性成遇賊忘身與余交最契一時稱爲儒將小臺有兄小凌名以簡亦以難蔭官甘肅同知爲人骨鯁見上官不稍屈旋被劾

宣宗念壯節忠烈寢奏不行壯節字凌臺故二子分字其字

云

象濟

嘗自署楹聯云私淑桐城鉛山親炙長水婁江下一語

謂先師姚春木先生及同郡沈鼎甫先生也鼎甫先生與家益揚公同鄉舉故與濟家誼甚密先生爲學宗張清恪天下無異議濟曾以所作十策質之先生先生稱許謂非雜霸家

言迨先生及先師先後逝世而濟無所師承矣先生久掌文

衡所得多名臣碩士林文忠及陳頌南侍御皆先生門下士

古

粵匪擾楚時侍御上勦賊情形疏尤爲洞見時勢疏云爲敬獻芻言仰祈 聖鑒事賊匪滋事三載于茲竄擾楚粵陷府州縣十餘城

皇上命將出師屢申嚴旨雖帑項支絀而軍需浩繁已不下二千餘萬任不可謂不專兵不可謂不多餉不可謂不裕統兵大員在事文武豈盡無忠義之心奮激之氣甘心挫衄誓取罪尤而警報時聞賊氛未息者有故也民病旣亟則民不恤官兵心久乖則兵不愛將民不恤官則團練不足恃也兵不愛將則營伍不足恃也團練營伍皆無所恃雖使有險可恃有城可守如其委而去之何哉爲今之計宜請

皇上降罪已之詔以收人心懸不次之賞以作士氣寬脅從之誅以散賊黨練精銳之卒以遏賊鋒請悉言其弊與所以

救其弊者爲我

皇上陳之夫州縣爲親民之官督撫有察吏之責乃近來州縣地丁則加耗加平漕糧則淨收勒折清廉者尙視爲應得之規貪黷者更不免誅求之切况加以差徭苛派胥吏把持獄訟不決則拖累經年蠲貸特恩則侵蝕過半上控批回則以爲健訟京控交審則半屬消弭籌餉練丁惟賴紳富彼富戶則取利操贏紳衿或助官爲虐久爲鄉里側目貧戶垂涎素無恩義相聯安得守望相助所以賊未至則眾已離心賊既至則轉求快意甚或乘機剽竊消息潛通雖曰莠民可誅實則官吏驅迫孟子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此之謂也賊困長沙柏葉舖九圍之外遷延觀望迨賊過河西地方慘遭屠戮鄉民立起十五圍賊隨解圍而去向使賊徒狡獪不

五

事荼毒長沙之事亦未可知常德府距省較近閏八月間辦理團練十餘日之久僅得八十餘人團練之難于斯可見又况郴州桂陽皆係土匪嚮導岳州失事官出城外火起城中固由奸細潛藏未必非民情渙散所致所謂民不恤官則屬練不可恃也承平日久軍政廢弛遷調無常則將視官守爲傳舍紀律不嚴則兵視操演爲具文演砲演鎗不過聲響聯絡習陣習戰不過花法混場徒壯觀瞻無裨實用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供役使則鞭責頻加發糧餉則層層剋扣下怨其上已乖一朝所以無事則將虐其兵有事則兵欺其將夫兵豈不知臨陣退縮軍法甚嚴但以進死于敵死在目前退死于法尙待查辦且一人先遁百人隨之小隊先遁大隊隨之軍法雖重豈可勝誅又况隊伍旣動隊長非因而敗北卽死

子敵人敗北則兵得藉詞死敵則兵且稱快何者將于兵素無拊循教訓之恩兵于將安有護惜捍衛之意所謂兵不愛將則營伍不足恃也今籌辦防勦僅曰扼要夫險要之地豈可不扼但由粵至楚路逕崎嶇山川之險有過此者乎而賊由泉州竄入道州如入無人之境岳州背湖南江三面臨水一面倚山康熙年間遶藩吳三桂之勢百倍于今日之賊我兵扼之岳州三桂坐困城郭之險有過此者乎今賊迹甫至城已失陷是知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民心宜固士氣宜作而後賊黨可得而散賊鋒可得而遏也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莊以仁言致霸矧今飢渴尤易爲功凡百姓之顛連流離由守令之貪刻兵丁之離心解體由將弁之寡恩守令將弁之失人由督撫提鎮之不職督撫提鎮之不職由簡任之未

六

精今者特布綸音深自引咎切責大吏與之更新務令上恩下達下情上通使兵民知平日之疾苦皆仰荷

皇上之痼瘕遐陬僻壤未能盡周宜刊刻磨黃遍行曉諭唐臣陸贄有云感人以言其本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贄又云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詞不得不盡故當時詔書宣布聞者感泣矧我國家厚德深仁二百餘年人心有不感奮者乎人心大振則民與官相依爲命兵與將敵愾同仇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矣軍興以來奏保奏陞已千百員奮勇有功固不乏人瞻徇冒濫亦所不免庸碌之才儻倖一階足以隳將士之氣而奇特之士循例保舉不足激忠義之忱承平時督撫提鎮類多依資遷轉或未經歷事變自今打仗出力著有成效各員若不早爲拔擢俾受調遣于庸

懦之上司安能盡其才猷得其死力鄧紹良砲傷不避省城
賴以保全僅邀加銜博勒恭武棄城遠逃岳州因而失事僅
予革職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之 旨雖降而軍法猶未伸也
破格保舉破格錄用之 旨雖降而資格固仍限也今者
特頒賞格無論大小官員兵民人等有能擒斬逆首予以五
等之榮十萬之賞其餘大小賊目分別等差擒斬若干卽邀
重賞或有才智超羣成效可觀 特予以大任俾盡所長則人
才奮興而士氣百倍矣賊匪攻陷城邑焚掠村鎮迫脅良民
賊愈蔓延良民之無身家者愈眾賊又不甚愛惜每戰驅之
前行或抑之在後以拒官兵年來諸臣奏稱殺賊數十人殺
數百人殺千餘人非盡真賊也多半此無身家之良民也此
曹勳以萬計可盡殺乎卽可盡殺亦非

七

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也聞賊脅良民皆令蓄髮或于臂面
刺太平字此輩一經蓄髮刺字自知罪無所逃遂爲賊致死
與官兵抗衡今若寬其既往予以自新蓄髮者准其免罪刺
字者更刺悔字或有著名賊目擒斬渠魁率隊來歸旣已悔
罪立功卽照所頒賞格立予重賞一體錄用使賊黨自相疑
忌斯賊眾易散賊勢易衰至于調集兵丁尤當精練賊匪在
粵不及萬人兵勇雲集將及十萬賊竄湖南更加徵調徒耗
軍餉未見有功而長沙守城得力者僅鎮守兵八百名兵不
在多其明驗矣今河南調兵約萬餘若于其中精選二三千
名或千餘名認真教練練其心志使勿二三練其膽氣使勿
疑畏練其耳目使勿惶惑一隊之卒愛其一隊之長一營之
兵信其一營之將然後講求器械規度戰守三省教匪滋事

武員得力莫如楊遇春文員得力莫如劉清聞其出陣皆有親兵數百所向無前今則將領到營派撥兵丁面貌尙不能識亦能性命相維乎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失此不圖後將益億江西安徽水師亦令一體挑選教練務使防堵教練兩者相資數月之後勁旅得力賊鋒必挫矣凡此數端似儒生之常談實當今之切務似迂緩之論實救急之方不思所以固人心作士氣而徒言進攻猶驅市人而戰也不思所以散賊黨遏賊鋒而徒言防勦猶抱薪而救火也 國家財用不足早完一日軍務即可籌一日餉需欲求節財之法先求了事之人欲求了事之人先求能慮事之人能慮事或未必能了事未有不慮事而能了事者也誠得其人而任之職賊不足平也愚竊之言干冒 宸嚴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夫

又片奏

再賊匪起自粵西不過跳梁小醜乃數月之內竄過湖南擾及湖北未受官兵懲創有輕視天下之心今既據上游形勝之地志不在小遙揣賊勢約有三路而三路皆宜防堵請爲 皇上陳之其由武昌而趨襄陽爲一路襄陽正北犯河洛西北則直指潼關其間道自襄陽至鄖陽卽入陝西之商州過蘭田直抵西安省城使賊以疑陣犯河洛而指潼關以大股由商州而趨省城陝西全省之兵業多陸續徵調賊如猝至則關中之事不可問矣若賊至關中據天下之脊塞其險阻因其財富休養士馬乘時而動此秦人虎視之資也其下江南爲一路長江東下順流揚帆兩岸雖云設防而沿江一帶不見金革已二百餘年金鼓未聞先驚風鶴假如匪船

直下竟抵江甯則南北之漕運不通淮揚之鹽綱亦廢在南省爲切膚之患在北直爲扼吭之憂加以吳越之間自有明迄今賦稅重于他省兌漕折色積困難蘇使賊人張僞示輕減錢糧小民何知未有不闕然響應然而欲由淮揚雲間再行北犯形隔勢禁有所不能矣其北犯河洛爲一路賊匪起自萬山登高履險是其長技一入河南平原曠野四戰用武之地賊初至必無騎兵我師但以步卒守險以所謂各省馬兵及索倫勁旅排整馬隊直衝橫截電掣風行賊匪萬不能當此衝突今者河南調有重兵庶幾賊不敢犯然非入關中卽下江南應請于襄陽樊城一帶處處嚴加防禦一面飭陝甘總督舒興阿陝西巡撫張祥河派員防堵商州南山各地方則其入關中之路不是慮矣再飭兩江總督陸建瀛暫將

九

河工要務交河督楊以增辦理星夜督率水師進屯安徽之小孤山該督親督弁兵駐札宿松縣水陸兩路皆可兼顧小孤山之上游爲江西九江府旣奉

諭旨着署江西巡撫張

芾帶兵防堵而九江府之對岸爲湖北之黃梅縣湖北兵方此時斷斷顧不及此應飭徐廣縉速派兵勇前往九江夾岸固守扼其東下之路是九江黃梅爲一重小孤山爲一重其下江南之路不足慮矣旣扼其西入關中復堵其東下江南而况有湖南重兵以爲之禦賊必坐困武昌萬不能突出然後聚而殲旃其撲滅可計日待也臣以狂愚之見發爲無忌之談未知是否

又夾片

武昌省城下游三十里爲青山其下可設兵防守又三十里

爲陽邏鎮

又名陽邏鎮有石城今無

有武磯頭

昔江夏黃祖攔水軍處

江勢甚窄若

有重兵守之斷不能下又一百二十里爲黃州對岸卽武昌

縣城

三國吳大帝曾駐此城接西山甚險峻可恃又百二十里爲道士洑向有都司駐此

其上有西塞山關入江中飛巖

峭壁陡峻異常江流不過里許下水舟必傍山脚乃能下若

置砲于上則一夫當關千軍難過也江西防堵在九江不如

在道士洑道士洑之上游有黃石港

沿江皆山石向開石灰至道士洑二十里一

路險峻眞長江關鎖

乙卯正月賊撲儀徵爲官軍擊退我軍亦多死事陝甘都司

姜魁元守備李林梁成環張善子總范玉秀張福成王大倫

杜永材張毓桂馬達海劉富貴邱長福王長泰把總陳永祿

劉占鰲王茂桂劉元功劉天保李士濱外委張其彪趙祥聶

長清王來鳳額外外委楊汝林馬喜錢學魁俱陣亡

李自林始爲擒匪首聚黨至五萬人由入冠一品服黃馬褂

屢敗官軍後余密屬黃鵬程招之自林始心動遂從楊制府

來楚奏免前罪以千把總拔補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遊匪

回竄楚省撲荆川舖自林首先搶上殺斃黃衣賊目突遇伏

賊四起復手刃十餘賊力竭陣亡

江忠愍不喜作詩其在江西圍城時嘗爲感事詩云東望三

城久未收又聞鼙鼓入中州孤城保障吾何敢大局艱難劇

可憂前席每思廉李將中興誰是岳韓倚時危多病甯天意

差幸甘霖兆有秋

自注時方望雨

聲情激越想見忠義之忱祖劉倡

和之作不是過也公殉難後

象濟嘗追和其詩狗尾續貂誠

不足重然終以附驥爲幸始錄于此詩云望裏妖氛莽未收

誰能隻手護神州同胞氣厲時艱再一柱天崩事足憂輦鼓
暗消風雨迹鶩雞偏礙鳳凰儔

此指公同僚
間楚勇事

心期李郭時檀

岳北望廬江涕灑秋

桐城馬君實從事精韜畧于六壬奇門風角無所不通其占
事皆有神驗予從沈朗亭少宰處得識馬君君久客林文忠
所于文忠平生所學言之尤詳桐城世傳宋學幾二百年癸
丑桐城破馬氏全族殉難其有官者凡三十七人婦女之抗
節不辱者又百餘人君實兩兄罵賊死事尤烈信乎松柏之
貞歲寒而始見然益以信我

朝教化之隆也

岳方伯以阿滿洲人癸丑正月授楚藩踰年武昌再破方伯
殉難方伯爲人寬和能恤下于屬吏能盡其才吏民至于今
痛之

書高參軍殉節錄後

甲寅夏歸自皖江有以吾鄉高傅山參軍殉節錄見眎蓋吾友小垞中翰之族子以往歲二月殉事金陵者錄中文字凡數十家于高殉節始末叙述頗詳高君可無憾獨于金陵債事皆咎陸帥九江之遁則于今日情事爲未諳九江孤城臨江江面寥廓陸之出防也迫于 朝命無兵可調僅護漕卒二千本不堪戰金陵遠隔千里聲援不及以數十萬方張之寇乘流而下使陸不退此二千入者亦一旅不返耳而梁山以內重門天設爲門戶自固計未爲失策今不亟論此而徒咎九江之潰此甚不足以服其心也陸初負赫赫名而褊嫉無識多致羣怨歿後人皆集矢者意別有在此不係九江之

一退也壬寅夷禍以後兵制盡弛江南江海兼防爲大吏者宜何如振刷以備非常而賊甫臨城四門已啟此其平時漫不加察罪無可逭而惜乎議者不及此也象濟之出佐江中

丞軍也嘗有書畱別仲博山司馬論剿賊次第謂當從安慶以下用舟師乘風焚其輜重絕其江面接濟爲今日至要之計而同時湖廣張制軍亦有疏請合兩湖江西安徽四川廣東六省財力以一萬重兵扼守東西梁山使賊不得上窺則可築長圍而成平淮之功是時 國家之財賦兵力尙可以

給旋議未決不踰時賊乃得大舉上窺一年之間踞安慶圍江西破黃州撲武昌常德沿江大郡盡爲賊蹂其攻陷合肥之匪復恃力北竄雖竭兵力以撲除而天下幾至糜爛豈賊之威力真足以致此哉茲因高君之事而極論之以告後之

作史者焉高君義烈既章者又得族之賢者表揚之高君可無憾何俟余言之增重獨于諸家所論兵事得失恐後之人信而傳訛故不憚辨而存之以見事非親歷者誠未可以漫論也

江中丞傳略

江中丞忠源湖南寶慶人字岷樵由拔貢生中式鄉試爲學官道光二十八年新甯逆匪滋事擾及寶慶公與弟忠濟忠戴藍翎分發浙江道光廿九年浙西大水公奉委署秀水縣事極心辦賑請帑十萬撫卹以去就爭之大吏卒從其請明年以辦賑勞補授秀水縣是春丁父艱值相國賽公爲廣西經略道經湖南因曾侍郎奏保招入戎幕抵廣西派歸烏都

二

統幕下烏故名將所至有功公屢隨打仗得其指授韜略益深積勞陞同知烏公陣亡後公更招募其鄉人千餘自備軍斧日加訓練寶慶爲山藪民俗悍鷙勇於戰鬥公更善器用故所至破賊楚勇之名震天下迨賊竄長沙公帶勇尾大

次殲賊同四川伍大令惶

今陞知府亦名將號任青天

擊賊於上游

舟一千餘用保奏陞陝西知府長沙地雷發時公隨同堵急連次省城得保叙功當得道員公悉讓歸伍君伍君因陞同知一日公打仗收隊忽草間一賊來以長矛洞其左脛墮馬下賊直前欲取其首公忽奮起反殺是賊然受傷已重出血斗餘臥病二月幾死由是擢道員賞戴花翎留湖南効用長沙賊退後土匪四起瀏陽有遵義堂爲百餘年盜窟聚黨至萬餘人撫軍張公亮基密札公僞爲防守江西率楚勇從攸

縣進兵連次深入痛剿殺賊五千餘人奪獲大砲一百餘尊
火藥無算方是時非公之勇敢痛剿必爲後患明年張公署
兩湖總督調公爲隨員至湖北連剿金鼓蓮通城廣濟大股
土匪殺賊二萬餘陞湖北按察司旋奉

上諭令赴江南大營會江西被圍卽率楚勇救援江西入省
城卽紮守章江門城樓與賊對面日夜鏖戰賊三次轟破城
垣悉經公奮死大呼躍出缺口副將馬魁父子力戰死先後
斬賊三千餘級雲南都司戴文蘭與有力焉死守九十餘日
迨江西圍解公得二品頂帶卽帶勇援楚時大江無舟從陸
路進師比至七日而田家鎮破楚勇以無舟渡江大半落後
是時皖省告急

上命公爲安徽巡撫星夜前進公所率勇僅千四百名至六

三

安聞賊卽欲來犯因畱半守六安僅率餘勇七百人至廬州
新省治甫至一日賊卽大至前撫李公意賊不來城外不開
濠溝公命勇從地道出入次打仗殺賊三千餘人奪其大營
五座得騾馬銀兩器械無算奪擡槍一百餘桿城中兵始有
擡槍我勇所損止二十人賊勢大挫從城下誘楚勇且啗以
金令無出力公入城卽日夜坐卧水西門城樓朝夕不離會
十二月十六夜天大霧咫尺不辨賊相約縋城令發地雷且
令曰江撫臺善堵地雷初次發時必不濟聞聲時不必相應
比五更上層地雷發城身轟破五六丈公率勇冒火砲奮死
堵住凡踰時入帳稍息忽下層地雷從壞處再發潰開十餘
丈賊眾萬人乘霧冲入城上之賊亦聞聲吶喊城遂陷公臨
陣死戰受重傷身仆喋聞知事不可爲大呼曰我死負朝

延目不與也時有武弁挽公下城至石梯扶上馬以轡進公
即以兩手牽之嚙其大指弁痛極脫手公卽乘執獲城河內
殉難是爲咸豐癸丑十二月凡困守三十七日午四十有二
戴都司同時殉事公三弟皆善戰忠濬今陞同知忠濟屢從
打仗尤有勇名今爲道員賞戴花翎當瀏陽廣濟用兵時公
深人被圍忠濟率四百人間道殺入我兵夾擊賊遂披靡忠
淑今復募楚勇以百五十人赴湘潭會賊下城由樵忠淑卽
率勇伏草間俟其過突據其梯登賊不知虛實遂大潰乘勢
痛剿追十餘里官軍繼之殺賊千餘遂復叙功由訓導陞知
縣公一子僅一歲當廬州掘地道時有廣勇亦從內穴地搜
之得其九處從穴內用火罐燒死賊無算意爲可無事而其
旁一曲穴屢次搜尋竟不可得又地雷轟在黑夜天大霧不
辨尺寸故事至如此而城外各營盤距賊止半里亦以昏黑
無從措手賊營沿城踞山層層周匝城外援師如象濟等亦
嘗奮勇死鬥多有斬獲而賊深溝固壘爲曠日持久之計一
時輒不易破地雷近處無聲發時僅聞有響如釜中飯熟氣
湧者皆以爲城上炮炸比黎明有潰勇出城始知其事嗚呼
痛哉殆有天意耶公頗畱意于學陳臬楚中時嘗痛近日吏
治不修天下因以多亂刻陳文恭從政遺規頒發所屬命象
濟序之惜其稿失于楚北今不復追憶矣

上唐方伯書 附

浙江秀水縣學生楊象濟謹稟

欽憲大人閣下竊

生

係浙江秀水縣人現年二十九歲在

籍肄業竊嘗留心時事茲遭粵匪之變兩江告警幸鎮

江揚州以內大兵在在隄防目前可以無患惟上游湖北以至安慶等處前遭殘破保禦惟艱卽異日合兵會剿亦當從此悉力下搗金陵全局所爭在此一舉比讀邸報奉到

上諭有令各處舉貢生員團練殺賊之旨切以逆匪滋虐宇內同仇凡在襄中並宜効命是以于本年四月十六日由本籍起程投効舊識今湖北

臬憲江轅下比五月十四到楚適

江憲移營九江旋聞吳城告變道路梗塞不得已暫住漢陽縣屬之漢口鎮正當踟躕之時恭逢

大人來楚防堵集思廣益詢及芻蕘凡有一長皆得自効不揣冒昧謹將楚省目下應行事宜件繫條陳恭候

五

採納

一收人心以固根本生聞國所與立者民民心一失國不國矣遠事無暇深論卽如逆匪攻撲長沙危而復安者實賴城外五團遙制其勢故去年賊在湖南糧食甚少至於煮豆爲飯賊進不能致又無資糧以持久民兵多于官兵四面犄角又各有血爲身家之計是以賊畏鄉兵尤甚自竄入湖北以來所當糜爛豈民甘自敗其身家母乃州縣平日全不以民心爲念嚴刑賸削人不聊生一旦有變不復相顧是以省城以外賊來時無一人相拒其無賴凶棍至勾結以爲奸百萬生靈猝付之溟濤烈醜而當事亦無一得免此實官民相仇之實驗言念及此誠可寒心前事未遠乃近日黃州府屬又復違

必須如此

例苛斂屠戮良民激成變故至有從賊復仇之謠今若鑒于人心可畏與爲民父母之實正當將此等貪吏執法盡懲以回天怒以結民心庶令有事之時腹心相倍而大憲亦宜痛自刻責實力愛民則眾志成城外奸難犯此言似乎迂腐實根本之計也伏候 憲裁

一堵隘口以防竄逸湖北下游隘口一爲道士洑一爲田家鎮道士洑設有都司弁額兵數百名立法實爲盡善自去年遭變營兵盡殲衙署亦燬現在

督憲統帶大兵在此堵守固爲扼要但江面突有二三里廣闊日間帆檣如織安能一一辨其良莠兼之一望汪洋雖有賊來我兵但于岸上施放槍礮萬不能及卽如數千斤大礮施放亦屬不便再四思維惟有收窄江面

六

爲要策其法用小舟繫鐵索一字排列中間止空四五丈使舟船由此出入必須查問來歷有無凶器又于浮橋上編竹爲城高五六尺中蒙茅茨塗以濕泥竹城內卽將戰艦藏列賊近卽施槍礮噴筒火箭或縱火燒其

輜重賊既不能逆流而上持久糧盡必生內變其岸上隘口亦宜多設疑兵空張旗幟輔以鄉團遙爲聲勢蓋賊于水戰非其所長又所攬之船船戶皆湖廣一帶人民歸鄉心切必有殺賊來歸自行解散者楚省竹木材

料甚多所費有限此工一成勝于精兵十萬也伏候

憲裁

一籌經費以資武備且下民窮財盡公私困乏欲民捐資誠有不忍然盍思去年賊到之時父兄遭其屠戮妻女

不可令賊近蓋竹城
難禦賊火也野艦宜
時出操城外方是正
着且杜賊反禁三計

被其劫掠家資喪失廬舍無存若使再復上竄蓋有不
忍言者况好義急公旌獎不薄與其藉口寇兵而齎盜
類何如報

朝廷而爲義士兩湖之饒究爲甲于天下富者務出資財
貧者亦竭氣力要令辦公不乏庶策應有資一應軍需
無令缺少一面往湖南四川等處採辦粃米漢中信陽
多採麥麵儲積煤炭省城外開挖濠溝城內多爲水櫃
以備緩急更于隱處開水竇以出糞穢雖經殘破全局
猶足恃也若夫扼守荆襄不使窺伺豫陝則更在謀國
之有人爲中原之屏蔽更可異者近日應城石膏廢井
盡化爲鹽足供三郡民食官煮提課每斤錢七十文現
佑歲人至有銀一百八十萬兩官家更有應得餘利不
在此數又雲夢應城多有銀礦其尤盛者黃陂滿地皆
銀而人不知煎煮此皆天心眷念

本朝以備今日剿賊之資不可不善爲之地也伏候 憲
裁

一嚴保甲以絕內奸保甲本弭盜之良法亦已亂之深謀
但近口視爲具文毫無實事現在奸人布滿如漢陽及
漢口鎮先後拿獲奸細業已訊明陸續正法據其口供
強戾意實叵測但所拿獲者皆係通衢踴得並非挨戶
稽察其人已有如許之多則其餘奸細伏處冷落鄉村
或茶坊酒館或娼戶烟墩在在藏奸理所必至今亦別
無良法但當照于清端公行保甲法實力遵行務令奸
徒一名不漏見得卽斬則外間聲息不通賊亦不能知

我虛實而人心亦因以得安蓋創鉅痛深之後人人皆思自全誠因其勢而利導之民辦更愈于官辦實內治之良圖也伏候 憲裁

一恤兵勇以作士氣嘗聞一夫按劍烏獲不敢逼况合數萬義憤之師以臨逆寇主客之勢不待繁言而知其得失無奈近日官僚視兵勇賤如土芥去年兵臨城下時有帶勇大員無故痛撻南勇以示威致使洵洵欲散比及城破南勇欲反刃報仇該員情急目裁今乃冒請卹典以爲殉事每念及此猶令人人痛恨又南勇二次出城殺賊計斬四百餘名帶勇官請前提督雙出銀犒賞再四不聽又請羔羊二十頭賞勇亦不能從由是軍心解散川勇數百名俱星夜冲出賊壘投 向大人營中

八

官兵盡潰無有一人出戰此皆帶兵官不卹士卒遂至萬眾離心省垣失陷禍及兩江若使當時帶兵官能卹士卒南勇何至殺賊後復思變動握兵者能厚犒將士則軍心不至解散提督肯出城一戰則川勇何至聚圍別附局員每值軍需托以無項借撥分文吝惜比城破則庫存三十餘萬盡爲賊有誠不知其何心也古人提兵百萬雖竈下廝養亦親如父子岳忠武與士卒同甘苦楚王一言而三軍皆如挾纊近日丹陽人民見 提憲鄧在軍中布衣草屨日食脫粟與兵士如昆弟之愛所部千人無不樂爲効命感人以誠有如是者誠宜嚴飭領兵文武官員不得仍蹈故習總以上下一心爲要庶收指臂之效早成盪寇之功如有不悅立以軍法從

事現在札調貴州兵一千名合以現在兵勇儘可敷用而又勸諭各紳富于鄉村鎮志不能節節分兵防守之處再行團練以佐兵威之所不及如此既有大兵殲賊于外又有鄉兵保守近郊賊自不敢逼近城垣守城當在四野不在附郭也伏候 憲裁

一免關稅以招商民湖北地方係天下之腹水陸走集冠于宇內而漢口一鎮尤四方商民之所萃自去年賊至之後寄居者紛紛逃回家鄉街巷聞如僧舍近日賊去稍稍來集惟自去冬船價陡昂各商將百貨載歸今復重齎來楚一物之來三次報稅兼以關差需索在在爲難各商人計覓蠅頭誠屬可憫若使無關大計似亦不必以草野之私衷上瀆官聽惟念楚省爲天下之腹心

九

貨殖爲生民之命脈商民若因苦累貨物自此稀至雲貴川廣等處所需南方百物一有不備皆足爲憂又楚民多半經營若使失業者多難于撫卹積之歲月安保無意外之虞是宜請

旨將目下九江姑塘等處關口酌定分數釐令免稅但令查明貨物細察來歷俟事局稍定再行仍舊徵額以後嚴飭各關差不得額外需索如有不遵強索經本商告發立卽訊明將所屬官吏照貪贓例分別斬絞以警貪醜蓋關差之害民其來非一日矣及今整頓實拯民于水火之實政而足以上感天和者也伏候 憲裁

必法如此

一褒義烈以致天和湖北自蹂躪之後武昌漢陽二處無一喪命傾家其間父子被殺婦孺遭屠屍首蔽江慘不

忍述賊去後省城內骸骨經敦本堂司事收拾至有一十八萬之多漢陽漢口以及上下游一帶不在此數其餘遭難之民亦有被虜逃回者甚屬有限所有不法奸民盡行隨賊駛至金陵所以湖北近來景象尙屬安靜惟是當時義士烈婦以及守貞之女一命未邀三軍莫奪或全家自焚或服毒畢命或身赴清流或敵刀自決誓不從逆守義捐軀屈指所及動至百人此誠楚地數百年來沐浴

聖化所以忠義所激婦女猶然是宜確查姓名設局采訪造冊具報請

旨敕建總祠以慰忠魂而安義魄自昔江漢之化不難見于今日也伏候 憲裁

十

一崇節儉以培元氣湖北繁華實爲宇內所未有一筵之費至及十金一裘之值至于五鎰民人第宅擬十侯王燈火笙歌遍于城郭加以婦女不治生業終歲坐食游湖混江以爲故事小家起居亦踰江浙平人數倍外似富盛內實枯乾所賴米穀豐足人得無飢每見古來繁盛之區遭劫亦倍于他處非沃土之民不材誠以天生五材止有是數受享過隆必遭天怒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道猶然况于百姓今當殘壞之餘附近數百里內所謂高明之家者蓋已十無一二譬之大病之後宜急扶元氣使歸故常若再極情縱欲死亡立待然而形端由于表正行法必始貴近縉紳爲百姓之表率大吏又爲縉紳之表率所望當世諸大憲與縉紳先生力諫前

習首示節儉。六禮之制盡遵朱子。違者必懲。而又舉行鄉約。官與民日日相親。如家人父子。務令閭閻父老。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咸曉然于崇實黜華。乃

朝廷所以保惠我民之實政。不數年間瘡痍盡起。管絃粉黛之奢。盡化爲犁雨。鉏雲之誦。昇平之業。萬世無疆矣。伏

候 憲裁

右所陳無非書生之見。然而正本清源。端在于此。語云折衝樽俎。運籌帷幄。未有內治不修。而可以制外侮者。也。傳曰。愚人言焉。聖人擇焉。統祈

憲鑒施行

此余初至楚省時所作也。書入方伯。驚歎以示監利王刑部子壽先生言之。署總督石卿張公。招入戎幕。後九

士

月張公改調山左。余隨同同門林君大直。赴荊州。招集川勇八百人。訓練兩月。卽馳援皖省。時江公已陞。授安徽巡撫。十二月十日至廬州。逼賊壘。安營連日。擊賊

多有斬獲。乃十七夜五更。地雷兩發。城遂壞。時天大霧咫尺。不相辨。江公卽于是時殉國。難余以孤軍無主。稟大帥引還。楚北是月晦。至楚麻城。以所率勇屬林君。而以今年二月間道返里門。出入賊巢千三百餘里。途次

遇賊行李爲所劫。所與江公往返論軍事十餘札。及他文皆失去。惟此藁以先嘗寄家。故尙有副本。議論淺陋。本不足存。顧念此書實受知當道諸公所自始。又方伯今亦殉事。忠義凜凜。竊以身得識韓爲幸。而又重痛兩

公殉事。無從質其是非。爰識其後。而存之。咸豐甲寅五

致陳琴齋書

晉接之餘備欽大德矣又蒙披拂加以過情之譽大君子愛才之心則然矣而皆非不才之所敢當爲之惶懼聳悚不知所措者累數日夜旣而思之作大宅者非必棟梁榱桷之爲儲也凡侏儒尺寸之物一有不備亦不足以應倉卒之需而有乖於事者有之有國家者用人自公卿將帥下逮輿臺厮養小大相維精粗一致事有不可以缺一者天下之困於粵匪久矣秉國成者思得宏才以其濟不次任人向之懷竒伏處者每一一羅致使之自盡所長士生于時誠可以圖報稱立事業不宜默爾而已負當事勤求之心也日來江中賊舟爲廣艇截住自皖至金陵江路不通乃散布謠言欲由徽州

士

陸路取道嚴州入浙江伏查徽州地通浙陸路各險凡十一處歙縣東至昌化縣界金筑嶺一百二十里南至淳安縣界街口一百里東南至淳安縣界危峯嶺九十里危峯又名巖嶺西接休甯白際嶺山東方吳嶺方吳嶺有小嶺十二自巖至遂安此爲捷徑明太祖征張士誠嘗踰此休甯縣南至開化縣界江嶺一百三十里東南遂安縣界大夏一百五十里婺源縣東至開化縣界大鱸凹頭一百十里東北至昌化甯國縣嶠嶺九十五里又昱嶺在歙縣東南一百二十里接杭州昌化縣界爲往來孔道元時嘗置關白際山在歙縣南八十五里與遂安縣界山下係元吳炳與胡大海戰地蓮花嶺在婺源縣東一百五十里接衢州界逍遙岩在績溪東八十里爲至杭小路最爲扼要以上皆載于圖經者顧顧氏祖禹

自序其讀史方輿紀要謂險要之在地勢者有定險要之在人心者無定又曰讀吾書而不求鄉導猶之不讀也至哉言乎今日中丞檄令團練鄉守誠爲至策竊以近日事勢論之凡事官辦不如民辦專屬民辦尤不如官與民聯爲一心以辦文報鋪張虛糜塞聽官之弊也分卑力薄策應不靈民之難也故今日之事官與民同心一德乃克集事無嚴是無浙也何可不言現聞淳安最多土棍人以爲憂而象濟以爲不足憂者圖大功者用人不次此輩獷悍之徒平時既多羽翼能各得其死力若善撫之反爲我有近日如徽吳定洲等其勢力實足以抗賊苟其有功當予優擢古者竒才名將往往不計其流品此亦消磨轉移之一良法也比得淳安廣文錢曉廷君書知其與州之紳士洪君自合等一手經理一郡團

三

練堵禦之舉屢斬奸細風采震厲是否中丞委以專責抑爲太守徐公所任但羈于職守未必能遍歷各屬險要以籌布置之法又吏牘白事局于令格容有不盡之致卽諸紳士亦限于地位卽有所欲爲或不能纖屑上達兩君爲濟之密友

慷慨磊落足以任事而

濟

以爲憂者所謂慮患不得不深也

往歲濟與同門林君天直佐楚督張公軍事專辦北境團練

先給空名執照聽其出入不問所之鄉民感動故七月之初

豫省餘匪六千餘人犯楚鄉團助官要擊凡五戰而盡殲羣

醜自逆匪起事以來未有殄賊如是之速且易其時斬臨陣

退縮之都司及解火藥逗畱之千總則自軍興以來之劍舉

也惜乎張公改調而

濟

與林君遂赴荊州練勇旋由荆帶勇

援廬崎嶇二千餘里駐師城外兩戰兩捷乃到皖甫六日累

夜城陷江中丞殉難隨奉檄撤回楚中見時事之難言遂力
辭軍事出入賊巢二千三百餘里間道歸家當此之時固已
無意于用世矣而抵里以來南中時時告警伏念君父之難
方殷又以先世多名臣累夷大寇勦業旁魄思有所振起而
紹述之故私竊妄忖若得一檄乘傳日行二百里二日可至
嚴郡宣布中丞公所以保惠斯民盛意且復便宜從事擇可
以相倚重者優與頂戴更與彼中諸人士相度地勢規險要
築礮堡于前所稱十一處外有無要害號召豪傑順民情所
急以次興革而不屑屑以官家文法其蓄糧經費輕則民捐
大者官給各團分旗色布置而又於防守稍緩之地多張疑
幟以壯聲威如此則內地有備諸奸無從勾引賊震于虛聲
自無間隙蓋嘗統今日全浙之勢觀之嘉興首也湖州腹也

西

嚴州尾也常州以外有重兵無憂于首東壩之地常殲賊無
憂于腹惟嚴迫逼徽郡又經賊蹂躪之後江路中梗之時賊
必合全力以爭此此誠至急之處不可以緩圖者故濟持論

以爲今日保浙之計于嚴宜主守而不宜戰更于此時廣造

火器以濟金陵水營焚燒賊舟絕其生路賊多兩湖之人彼

方得志于湖北又絕于水路之接濟意必并力北向以希僥

倖則其窺浙之心雖切而不必遽動我于此時乘暇修治戎

備以圖進勦益以所得捐厘金數十萬相其先後購粟米走

海道以輸神京則根本之計也况東南半壁惟蘇杭可以通

行凡粵東江西餉道及湖南湖北貴州粵東江西文報皆改

道由此而往關係甚重若夫練陣臨敵進退分合之際則濟

皆歷戎行較諸紙上談兵或當有間惟火器爲軍中要物火

藥之所值不輕然演槍必須不時施放庶臨陣不至張皇失措濟前所帶川勇皆募鹽梟土匪其施放鳥槍以胸承靶故

准頭定而所發無虛今卽未能遽熟然亂放空槍迫交緩而

火藥已盡此近日諸軍致敗之由又賊實無竒能其用兵之

法惟見水善搭浮橋攻城善轟地雷臨戰慣用抄尾臨陣之

際分幾隊交仗于其後紮住數隊以待之賊來抄則後隊應

擊賊不來則以後隊易前隊更番迭戰此實暗師宋吳氏坐

戰之法自無失事賊非萬分披靡未可輕進蓋賊起事已六

七年其精銳今亦無多濟按仗幾次目擊其事不憚懇切言

之濟累承先澤家本素豐自遷秀水二百年來至濟之身每

桑梓有事傾資倡義率先里黨迨往歲漢口產宅被毀始形

踟躕又嘗讀書談道竊虛聲于時意有道或知其曲折所謂

五

不肖苟且之行諸公必不以此見疑但有所不自安者天下

不皆實心任事之人慷慨上書又或以爲少年輕舉鑿空希

榮事又非面論不能悉節署森嚴不欲遽進中丞令造水雷

式樣試演工匠生疎再三四日方可呈繳若一切如法可用

之江南福軍門參軍陳梁叔孝廉爲濟同門友當以此器解

大營教以施用之法一器可沈十餘船若百具千艘可盡截

賊江中實爲上策而又無事交鋒打仗坐收全功此善之善

者也夫救江南卽所以爲浙江地中丞竭誠報國當無畛域

之分濟不能書又苦溽暑連日手校應潛齋先生集乘暇燈

下草此不復作楷嘗見宋岳忠武手疏皆大書行楷以爲昔

時君臣間猶有疎節闊目氣象大君子海涵當不以時俗文

法相繩也率此奉布不宣

致陳琴齋第二書

昨奉一函計已達左右草野諸生率爾開口論天下大計誠知僭妄無所逃罪然出死力以保衛桑梓而又以爲國家所資以鞏固者則不得以其人而廢其言也昨獲論築礮之說事實可行而無須多費礮之制于古無聞吾鄉傅秋岳方伯隨征金川爲書記日見彼中踞險作礮層布疊置我軍仰攻死傷甚眾屢喪大師後僅克之而殺傷者亦畧相當矣迨川楚滋事賊氛所至無不糜爛因陰師前制于口岸當敵之處堅築礮樓賊少則出擊多則伏礮內用火器轟擊賊不能遁亦不能傷我之兵論者徒知堅壁清野之得力而不知堅壁云云實得力於礮者多也然方伯當全盛之時百姓力足有爲乃濟之所議則又別得不費多財而礮可立成且堅厚

六

無虞更勝于彼者則何憚而不爲也昔人築礮皆築大石規方如城牆之法宜其多費而濟則可不用此嘗于壬子歲遊餘杭徑山洞霄宮見山中人家家疊石子爲牆鏡處嵌以泥滓堅厚如城永無崩圯今若師其法用石子累爲礮樓每十人二日可成一礮二日需銀五兩而已如所稱十一處所分段興功不出一月數百礮可立成又於口門加築巷門其制如城之垛賊不能扛炮而行以踰萬山之險卽有擡槍着礮亦不能入蓋砲子着磊落不平之處遇空氣洩而無力有暇則更于礮外種植木竹以駐兵而蔭歇開挖重濠以防超越砲來有擡我又可以從內擊外百無一失昔宋藝祖築京城趙普以圖進藝祖覽之怒以圖擲地下旋拾起用御筆塗改如蚓曲城成街巷紆折車馬不得盤旋及蔡京當國廓而方之

規制宏麗後金人來犯城身處處當砲人始歎藝祖之遠見
蓋紆曲凹凸受擊之處無多今砌以石子方寸之間卽有凹
凸砲來遇凹力盡着泥卽定俟其落而取之反以擊賊如古
人取箭之法則亦神矣又浙中近雖無恙四面皆破此如鄉
鄰被火無異切膚之灾今日之所急者惟經費之一節耳而
濟獨有一不取民財足以自給之策但此事需收效于四五
年間故昧者或疑爲迂闊若非長者深明大體又爲吾同鄉
之人習熟風土鮮有知其言之不妄今試畧言其概銀米兼
餉之說前人曾有論者在今則銀少之時行之尤宜以濟足
跡之所及見江浙之間棄地實多姑就秀水一隅之地論之
如做地與貴邑連界之旱蕩地幾長三十里無一人耕者做
里聞川左右亦荒地累累相望問之他邑則類此者亦復不

七

少叩其鄉人則曰未熟而科已墜賦重而不敢墾也松江之
泗涇一帶民至棄田而私販常州以北地形高亢田不易種
更可知矣誠于此時統爲查核杭嘉湖蘇松常六郡計其所
荒之土募被兵失業之民開墾成熟量給所墾爲世業以安
插之奏調精明彊幹之員實有其人專司其事不復改調俟有成

效後不次優擢五年陞科其所入當以萬計大約此舉爲三
善焉撫流亡之民不至失所而嘯聚一善也以其熟田量給
旗丁而永停其歲額二善也屯兵積粟省各州撥餉之遠遠
爲曠日持久之計不至如近日嗷嗷待哺日日懷潰散之憂
三善也或謂子言則善矣其如費無所出時不能待何則濟
有以折之民之不敢墾荒者一慮重賦一慮致爭若擇公正

可倚之司事派戶分墾則費不出一家亦不致有累民之

事或勘實地畝給旗丁令自墾其成熟時收租輸稅皆一遵令格不得絲毫輕重于其間其實兩年之間已足償本蓋江南鮮沙積之地故成熟爲易而其要總在得好官而任之則國與民均受無疆之利若謂今日事窮勢急何暇爲此遠圖則不知自今以後諸公之所以爲計者其果無需于此亦自有其可恃在乎天下之美利嘗伏于無形而吾浙大憲畢意竭誠爲君上所信倚又長者持衡其間似可以昌言之時故不憚反覆陳之伏候裁擇

記謝太守事

濟旣以江中丞殉事始末寄荜舍人丈芝階先生先生爲公撰傳復有書來詢謝太守死事因並記其略寄荜丈謝之爲人濟在楚時聞張石卿制軍言故悉其梗概然不能如江

大

之詳也太守名繼超四川人以從九爲向軍門隨員入戎幕襄理軍務太守爲人多才智彊敏過人遇事不能委蛇同列多忌之而無從中傷會廣西大帥屢失事朝廷命首揆眷公往勦時潮勇屢次焚掠姦暴民不勝其累督師者不能輟因私議令以潮勇委太守統領如失事則假手害之太守得檄以將不知兵屢辭遂以不受調度參劾議戍新疆未行而首揆亦以僨事而被逮張公知太守才爲保奏得免罪而向軍門亦奉欽差之命從赴金陵積功復原官而同事之嫉

者猶未已時有勇目謝安邦者多勇而跋扈屢罹于法太守每曲全之謝感切骨旣又犯法益自危卽有功賞亦不及會

上海陷于粵匪安邦率二百人降于賊蘇松之際益以內患

憂太守因請行願赴上洋招安粵匪旣至松遣人射書招

安邦諭以爲賊必不終不如因而自歸且諭粵黨令解散投誠卽富貴且可致書凡三往返安邦爲感動昌言于眾皆曰然入城撫犒行有日矣忽一賊目自粵來計中變謂安邦賣我于是佯許受撫實陰爲兩端計至期日太守入城比及門命從者皆反以一騎攜一老僕入眾擁至明倫堂要以厚犒免罪事事皆許可旣而請益奢迫以威毒太守知事變急作書訣母妻誓以死爭凡十餘日賊勢益寇太守罵不絕口竟害于學宮爲咸豐甲寅冬十月事也其他事迹甚多惜不盡問張公無由記也乙卯正月收復上海安邦伏誅

記石膏化鹽事

楚省食淮鹽揚州破江路不通楚中鹽大貴暫借川鹽粵鹽而成本甚大其北境食私販潞鹽忽應城縣明石膏廢井湧

五

出滷水凡十七處民取煮之皆成鹽足給數郡張制軍委張仲遠司馬往勘實以楚中經費支絀議煮井鹽張往勘返謂抽稅賣滷皆不便議官煎定價每斤七十文楚鹽向幾六十數計歲入可得銀一百八十萬兩而官之餘利資以辦公者不在焉

議已定司馬欲得一襄事者請鮑憶雲大令往諒飲先生孫嘗宰應城悉其民情因時江夏令某乙者薦一同寅司馬許而未往見乙

諒往佐

以輕已銜之會張公改調吳甌甫制府來楚事事翻成案乙因爲蜚語中之遂更前議官自鬻滷先數歲入每歲止得銀六萬兩時撫軍崇力爭以爲棄多取少餉必不繼吳以張丞欲漁利爲言崇曰卽令張丞得利而國家歲入銀一百八

十萬何事不可爲力爭不得兩院遂成隙而楚中自此絕餉以至糜爛入賊當餉絕時吳窘甚慮前官江西日玉山某姓

家故微欲捐銀十萬請給頂戴吳不可至此鹽利盡弛不能
養一兵遂令印令深瓚往江西先給空名執照并自書保摺
稿狂勸捐輸前數某以隔省辭印令大爲辱相持半月而楚
已破矣

記陳司馬讞獄事

陳竹箴司馬名均遠四川人官江陵縣令以軍功陞同知余
之練勇荊州也久主君署中士民稱其讞獄二事有古良吏
風君先官監利壬子秋長沙被圍湖北大警有投匿名帖于
道約邑中人某某同于某日起事撲荊州將軍大駭檄君星
夜率兵掩捕盡殺之君得檄密召除名老吏詢帖中人爲何
等吏以商賈對君察之良然卽微服往叩其門盡呼前來出
示以檄皆號哭呼冤君曰令欲邀功爾等家屬數百命久授

干

首矣第事必得左證乃可解因悉帶歸內署叩以平日得無
有怨乎眾茫然一老者忽前曰民等皆良善未嘗毒于人惟
入九歲前有寺僧某不法羣牒于邑斥出之君檢故牘則帖
中人某某具在急拘僧來一鞫而白遂杖殺之而盡釋被誣
者當是時湖北郡縣競以捕獲逆黨邀重賞而君獨不然又
嘗有民被盜來訴云是夜親見盜識其人爲信號脚夫某信
號者爲四方商估轉般錢貨之所而賃脚夫往來賈書者君
拘之來一訊釋去民不服訟于上官越數日竟得眞盜而其
貌甚似脚夫民反大駭君曰無異也信號所出入歲以數十
萬計其事鄭重賃人必不草草汝寅夜倉遽中形神失措宜
異于常人之面固有相同者宜滋汝疑也一時稱爲神君余
此記所載多殉節諸君特恐君之善久而不傳何以爲良吏

式故增志于此君嘗飲于龍山縱談武備余因及紀文達所
述琵琶鎗事君感然良久曰太慘太慘是言也余至今思之
行鈔引議

鈔有十不可行而今之日國計日絀議及於此亦事之不得
不然然廢鈔不行而所以籌裕財之計者豈無道哉何謂十
不可行鈔者幣而已矣畏水一也畏火二也行於海內不能
行於海外三也使民以銀買鈔是所重在銀民知上重在銀
誰肯以有用之財易此無用之幣四也上既行鈔必禁民之
用銀民不樂從則必私相行用不肯官吏從而督責之則富
民必大累富室不安而人心不足恃矣五也唐宋所云交子
會子飛鈔卽今之會票以票可易鈔且有輕齎之樂故以爲
便今所爲鈔者有幣而不能易鈔誰欲得之六也金銀之物

十一

尙可僞造自行鈔引私造尤多不若金銀之易辨一旦受欺
無異被賊使立法以糾之而大利所在迄不能止七不可也
今所以必欲行鈔者以銀之日少也不知兩間之銀止有此
數不在上則在下今上既銀匱而用鈔是但取償於下不知
今日銀之在百姓者亦日見其盡雅片漏銀入海不返徒取
其將盡者以擁於上必使民間無銀而後已而狡詐之夷虜
反將挾銀以誘我人此不測之害非可以一端計者八不可
也漢人以鹿皮爲幣直四十萬又造白金三品皆武帝窮兵
極慾以致民窮財匱出此下策其時盜賊充斥乃使暴勝之
綉衣持斧見得卽斬終不能非輪臺之悔止天下事固未可
知然漢用財重穀帛又有其幣泉三者相權不專取於銀今
上下使用惟銀是以銀日不足今復嚴法以括之則人心必

大恐而私相交易銀益貴而不復通行利未見而害已乘九不可也國家經費豈止一端今既行鈔百官之薪俸各省之兵餉皆以此代立法一定誰敢違之得之而不能易鈔窮乏必甚窮於上而剝於下官府之貪賍與胥吏之弄法將有不止如近日者如得其情宜哀矜而勿喜悉懲以法恐不可以勝誅十不可也然而欲紓今日之急舍此之外有三策焉一日州縣之賦入宜變更也兩稅徵鈔已屬唐之弊法更易以銀於是火耗之說起國家得其一州縣得其二三近時顧炎武痛切言之徵令天下徵稅皆如德州之以錢使貪吏不能隱纍纍之賍今卽不能盡如其說然除解京銀兩外其存庫解司各項悉易以錢民間完稅銀鈔各半則二者持平天下常餘一半之銀而火耗之累亦免公私交利無踰於此况銀

七

鈔三本朝定制但官吏於火耗不肯遵循耳二日市肆之銷金宜嚴禁也百物權衡皆倚銀爲上下而足以制其輕重者鈔錢外惟昔之巨寶銀鈔外必藏金器或爲婦人首飾或爲玩好之具雖曰華靡然一旦有急卽可變價乃金日銷而金日少銀日貴故金雖非粟帛可比而言今日之勢則金實爲民之命天下每年銷金不知幾十萬是豈不可以已者前廣西巡撫鄭祖琛曾議及此未得通行然近日貶價如此則此事切宜申禁以塞漏卮一日鈔法之輕重宜通融也今天下通行鈔公私各半私鑄日多而官鈔費大昔巡撫喬光烈疏禁私銷云鈔不得過重則毀錢者不得利誠銅貴之証然與其賍鈔而絕毀銅何如貴鈔而銅自不毀古人用大鈔有當五十當百者誠太重不易行若稍變其法更鑄當十當五

者與今鈔並行鈔貴而奸人不得牟利私銷自絕道光初年撫臣梁章鉅請鑄大鈔時未能行然此行之而利寔大當五之鈔不過三錢之費當十之鈔不過五錢之費是得當十鈔五萬貫可作十萬貫用國家常有一倍之利鈔不過重人必樂從且可減運銅之數以甦滇省之民許民開採以廣鼓鑄之用此一舉而數美立見正不必籌難行之鈔也其他敦本之道如依僧道興屯田覈旗糧除種菸絕燒酒正衣服裁優倡糾賭博廢寺院革壘釀定六禮之制去神像之設斷出洋之米舉郵農之政此皆爲治之本又非止於富國而已也

擬防河策

千古治河之策莫善於賈讓放河使北入海之一言自禹以來河經五大變而其患益急然自元及今河終東於南而不

廿三

能北蓋自明人之遷都於燕則以其倚賴於會通河東南轉運者重也乃始大畏河流之北以壞運道劉大夏謂地形西南高阜東北低下河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胡世寧謂決而東北而運道竭禍不可言朱裳謂自原武至曹縣長隄所以防河東北入海而安運道近者河過魚台其流漸北有越迤寧趨安平東入於海之勢洪朝選謂河有北徙之勢運河必淤傳希摯謂決於蕭楊之上腫河中斷潘季馴謂徐邳以上地形南昂北下隄防一潰奔流北徙將爲牯河之梗觀此治河之臣所言而河之未嘗不欲北徙山其有害於運而竭力感之使南也河欲北不得其後南岸支流之口盡塞河又欲南不得則以全河乘高過淮於清口而安東之海口又獨平曠無山較之碣石天津利津海豐積表南北海口

特豈而又有沙漲易於淤填清口淤高黃躡淮後挾諸湖之水潰高堰灌高寶而南注於江此今日豐沛之間河患所以日甚也然竊計之國家之所以擁黃入淮者以爲漕也然卽使無故而歲修之費每年至百萬論者已疑其不便况自去年之決已費金四百餘萬而尙未合龍不得已而欲行海運然海運旣行運河之工可省誠得藉此時相度大勢使河改道以紓八百年來之大患固一舉而天下蒙其福者裘尙書曰修日欲河無患惟在使之別淮尋其應歸之道以東之改其流廣其身深其鬻不與水爭地蓋宿遷西現有小河分黃入中河北直駱馬支流自宿遷九龍廟至中河劉老澗固黃河別淮東歸之正道今於宿縣建石門以爲運河則運河之由黃河者不多於漕自九龍廟關河身以達六塘河及

開其下南北二股河爲一卽於五丈義支六里三河間開支河以達海最北經伊山北由黃家嘴歸海最南者歸頭黃口改挑直下大海則河永別於淮矣廣其身當視大江而稍差之應西自沐陽東至海州等地并北股河北龍溝廟俱應於北阜溝北挑土爲南北二隄而河身廣矣其下流五丈義支六里三河間開數支河如禹之九河合計之應共得五六十里以達海口至河南鞏縣等處河身窄者皆闢之而用百龍搜河之法使河日深如是而河身不大遠於江三泚不至橫溢所謂廣其身而深其鬻也夫河工槍修每年定額至百萬其意外諸費又不在此數頃者兵部尙書林則徐亦有穿張秋故道之說使漸復北流如漢時之道而後河患可殺然而西北之屯政不興則議者必以運河爲言卽暫行海運亦出

一時之計而欲裁河臣減歲費誠未可以旦夕期也

籌鹽法議

自管仲榷鹽歷代因之然自明以前尚無分地銷引之事近因法弊改行票鹽意欲剔弊而弊日甚何則成本既輕人數亦雜一時利少則去而之他遂使鹽課日滯雖欲支追商欠而卒不可得吳人呂星垣著鹽法六議一日勵官廉以清原二曰嚴功過以督捕三日恤商本以藏富四曰卹丁力以培本五曰通引額以裕課六曰謹私渡以防漏六條之弊弊有相因因官病竈因竈病商因商病而私集因私集而引滯而商愈病課亦愈虧然竊計之六者弊雖相因而所以致病之由則皆始於官之不廉官不廉則各商之費用多不得不增其價以取償乎下官鹽既貴由是私販者得以私鹽貨之民

廿五

而陰規大利而官引不行是享其寔而國與民均受其病如今年松江辦理化私爲官一案官出鈔收鹽然不能使私鹽之不出則其云化私者亦但出於一時之計耳故今欲救弊惟有法唐劉晏之法晏之言曰官多則民擾惟於出鹽之鄉吏及亭戶收鹽轉鬻任商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所在藏之商紀鹽貴則減價以糶日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舊時諸道有權鹽鈔商再所過復有稅錢晏悉奏罷之商民均便歲獲鹽利至六百餘萬緡居天下賦稅之半國用以給明兩淮鹽課歲百二十餘萬幾同漕賦之重我朝天抵因之故商人大困遇一事卽有一事之陋規經一地卽有大地之科派網地節增食膏苦於地隘鹽多商人願納課而不願帶鹽康熙九年巡鹽御史席特納徐旭齡閱商之苦首陳

六事一日輸納二日過橋三日過所四日開江五日口岸六日關津又有三大槩一日加鉞二日坐斤三日做斤雖得旨申禁而迄不可革然則槩固日重矣頃者宣宗成皇帝嘗獎勵州縣之不受鹽規加秩至四品誠知鹽官爲國之蠹故褒廉之典宜破格也今朝廷誠欲收大利之源莫若革前明以來之迹裁各鹽大員一遵劉晏之法抽稅於場仁其所之而統上其額於布政司如此則需索之門少而鹽價必賤販私者無由牟利矣特恐變法之日不利於官倡異議以阻之不然則一轉移間其事至易無商丁分毫之費何患其不能也然則盈虛消息之權誠有待於聖人之乾斷矣

林立甫傳 附項煨

嗚呼粵賊之禍蓋難言之矣自粵而楚而皖而江南蹂躪于齊魯擾及畿輔糜爛者半天下專閩大帥或擁兵觀望爲自保計而草野諸生急君國之難扼形勝之地藉其鄉之材武出死力與賊抗雖時有利鈍卒使賊懾其聲勢不敢遽逼保全大局此其係于天下之安危爲何如我所以于故人林立甫天直與其門人項旭林煨之死事而重有痛焉立甫初名向榮荊州江陵人所居鄉曰張金河立甫幼失愛後母落魄不事事叔父憐之挈入鄉學立甫儻有大志自少異于羣兒好論兵法先師婁姚先生嘗主講荆南偶入鄉見立甫異之叩以孫吳書皆成誦面試水攻火攻策立甫年方十餘歲

據短凡草答不一時而成先生歎曰誠竒才也白邑令攜入書院資以膏火益令研究經史悉古今治亂之迹踰年入學餽于庠其父母爲感動卒招之歸是時天下無事立甫獨喜談兵訪劇盜踪迹欲與訂交鄉人皆苦之其後粵賊起立甫應當事徵辟與余間關楚豫間得黃鵬程李自林輩先後立功死事號稱勁旅立甫之力也初長沙被圍巡撫張公徵立甫佐軍不往及攝楚督復用刑部王先生栢心薦卽家起之立甫乃受命從擊金鼓連廣濟逆民皆有功癸丑六月豫賊撲楚張公檄立甫督諸軍進勦凡六戰而賊殄叙功授官縣令又奉檄北境團練自襄陽棗陽隨州應山應城孝感麻城黃陂團者凡十萬人是年冬督師援皖會廬州陷奉檄撤回

明年武昌再破沔陽又陷立甫率勇陷陣復沔陽將軍保奏

擢同知其門人諸生項煊得官訓導煊麻城宋埠人與立甫在皖共事者明年賊復大至立甫率鄉兵殊死戰同歿于陣而沔陽卒全事 聞贈知府銜煊贈府經歷銜然賊自此益畏鄉兵南不敢越洞庭西不敢窺荆襄皆立甫之力也立甫歿時年三十八煊年二十六

楊象濟曰廬江之役師敗無功余所部勇八百人爲一軍同事者立甫旭林外有吳振鏞黃鵬程皆先後戰死而余獨得生不可謂非天幸也立甫天性忠孝其志蓋以郭李自期而不意其事之止于斯也旭林亦豁達好義者其家兄弟三人皆奇傑士余之間道歸家也出入賊巢者千餘里道經宋埠訪旭林爲購鄉人王吳姓者送余渡江臨別執手歛獻謂天下多故志士當自勉余之生還旭林之力也天下大勢在關中而荆襄實爲之屏蔽况賊近在肘腋乃能以忠義之氣激勵其鄉人士卒使賊鋒中挫廟堂無西顧之憂然則兩君者豈徒一時一地之烈哉

擬海運疏

爲斟酌海運事宜并籌經久變通裕餉之道仰祈 聖鑒事

臣惟國家大計莫先于足食以今冬河工未竣恐新漕有悞特諭咸豐二年江浙漕米着令海運以期源源接濟不至臨事周章此豫立之效也 臣考古之漕運無運于海者卽如

前明邱濬大學衍義補所載漢唐以來海運之說要皆暫時行之唐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初新立治所乃轉東南之粟以餉之非若元人之以此爲恒制也我 朝海運之說始創

於吳人高培源并具列海道夷險皆得之身歷後有謝古

亦著海運說謂海運今勝於古近勝於前承平日久海禁長
開商賈之船日交於海外所以逾推而逾密前代天津奉天
通商未廣江南海船多至膠州貿易不過登州故明運江南
出口糧至膠州仍由山東內河二千餘里運至登州再裝海
船至天津是以弊端百出今則無此轉搬矣近日江浙海船
赴奉天貿易一年至四回此安瀾之証而海運費人之憂可
以無設四時風信有常春多東南風自南至北約二十日自
北至南不能行宜待至秋秋多北風自南至北約一月自北
旋南二十日冬多西北風自南至北不能行自北旋南可半
月卽進島候風至多不過一月非子午逆風卽可掉舵駕駛
雖遇狂風大洋無山岸沖撞之虞暴風亦有定期可以迴避
至腳價之高下在臨時制宜照今市價每關石計水腳規銀



三兩每兩實折錢六百七十六文每關擔計倉斛二石五斗
有零合計每倉斛水腳實錢六百十文與道光六年海運水
腳費不甚相懸其募船之法今海船願應者甚多不必籌項
製造且各船戶均有身家連環取保可以無患查道光六年
始行海運時兩江總督臣陶澍所進海運圖說奏云元人行
海運最久因路險別開生道明人沿嶼求道非嶼卽淺今行
元人所開生道卽今吳淞江至十滋一路爲宜至大洋本無
畔岍雖辨以更香驗以水色定以針盤究難確指其道里惟
有就西岍對出之州縣汎地比照核計不相逕庭謹摘大凡
繪圖爲六段一段自上海縣黃浦口岍出吳淞口入洋繞寶
山崇明一百八十里至十滋爲內洋可泊二段入外洋至余
山蘇松鎮所轄三段向正北偏東行至通州呂泗場對出之

洋面水深十丈可寄棹由此北入黑水大洋狼山鎮石營轄
又北如阜縣對出之洋至黃沙洋港對出之洋又北泰州對
出之洋至黃家港對出之洋狼山掘港營轄又北門龍港對
出之洋又北射陽湖對出之洋鹽城營轄又北黃河口對出
之洋廟灣營轄黃河口稍南有沙五條宜避之又北安東縣
對出之洋仰湖營轄又北至海州贛榆縣鷹遊門對出之洋
東海營轄自柰山來一千五六百里皆屬狼山自柰山來無
島嶼可依用羅盤格定方向轉針向北略東行四段自鷹遊
往北卽山東日照縣界至文登鉄槎山始見島嶼又北馬頭
嘴入東洋汎界經蘇山島靖海衛及榮成縣之石島養魚池
石島可泊自鷹游來六百餘里五段出俚烏山洋至成山洋
俱榮成地可泊從此入北洋至文登之劉公島又西至威海

四

衛福山縣之之翠島北至蓬萊縣之廟島自石島至此九百
餘里廟島可泊六段過掖縣小石島卽入直隸天津海口百
八十餘里抵天津東關外計永程四千餘里此海運已然之
效以至爲時之速耗費無多海道通行好人竄迹運河省歲
修之帑漕兌少需索之門行之而利可立見也抑臣更有憂
者以海運易河運費誠少矣統天下大勢計之猶有未盡者
以幅員之遼廓而仰給於一隅以餉欸之日增而計出於旬
月一時之計得矣而非萬年可久之道也窮則變變則通非
常之原宜早定于臣聖明之世何敢愛其踵頂而不爲我

皇上言之一曰入旗之口糧宜覈也古無以朝廷而養百
姓有之是始於 本朝仰維 祖宗開國之初本以我 朝

興於東北一時從龍之旅投効之民於漢人生計一切異宜

與其奪民田而養之何如但費於國是以不惜內帑計口而授之食 祖宗之意至仁厚矣然而鼎革之初流民失業無

賴之徒爭投旗下以避役其後兵威所至俘繫亦多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口糧有加而無已而正供所入祇有此數即使無近年兵革災荒之事已苦不給百年以前議者早已及此

是以乾隆時嘗汰漢軍出旗未幾又增滿漢兵糧銀時大學士阿桂議恐將來不給今其言驗矣縱不能遽更定局然汰漢軍一事曾行於乾隆時者何不行之今日乎裁之之法在

統覈現在檔册除官員別議外其閑散漢軍人等給地出旗

說見後 有田宅財產在旗

近曰綠旗兵弁皆缺額

者准本人呈明攜去其披甲人等

許補綠旗弁員 如此三四年當去冗食數十萬

五

或謂漢軍相安日久不可猝汰不知近日旗人久與漢民爲

伍但以定制不許營生是以其窮日甚今若於本年出旗之

日借給一年口糧聽其謀生則安有不樂從者且其壯健已

補漢兵其家亦不坐食况計口授食是以餓莩養之而已非

久遠之規也若夫安插之法莫善於散之屯衛至貴戚無煩

於均食有產若干者不得仍待哺於是又在籌議之善於

區處而已一日西北之屯田宜與也 國家百廢具興遠

前古惟賦入之條尙沿明制以區區之東南當天下田利之

半是以明徐貞明議開邊外屯田以紓江浙之因以省兵餉

後有阻之者事不果行查康熙中年河臣靳輔請開溝田疏

略云事有五利水災之小者可無慮也旱災之小者亦不畏

也高寶淮城之河患可殺也裕將來國帑於無窮也隱占包

賂之弊可除也欲求寔在生財之道斷宜做此溝田之法此

法不但可行於江南卽直隸山陝東豫諸省可一律舉行則所以益國利民者無窮無盡矣又查臣前止闕鳳屬未歷徐淮不諳河務更不知河患之不特可除而並可因之爲大利也今臣受任總河以來深知江南鳳徐淮揚四府州屬逼近黃河寔有無窮之利祇因從前未經講求是以不但不能得水之益而反受水之害然此四府州并山東兗州一府見有無窮之利臣知之已確安敢不力請修舉每宮募夫二百四十名墾田一百二十頃五年後將所墾田給之爲業止收什一之稅六年之後徵賦米三百萬石可就近運赴京通二倉每歲漕運銀亦可節省既得旨興工旁人多加忌嫉適所委縣丞有借端擾民經兩江督臣董訥勘寔奏罷之今事越百年論者猶低徊太息惜其功之未竟至道光二十二年戶

六

部侍郎徐士芬復有請開畿輔屯田一疏方交部議值英夷滋事經費不足而止然臣思之今日既行海運所省河工河運之銀亦不下數十萬合無仰請聖慈於此兩項所省銀

兩內借給成本按明人所指開墾屯田撥兵之處募今停運

之水手與出旗之人戶以耕以戍官督開墾一依靳輔之法

不數年間田日增而財日足西北無緩急之憂東南賦重之

地量爲蠲減則元氣日益固矣又查據靳輔所請墾本銀五十

十萬兩六年之後有賦三百萬石此次既行海運則每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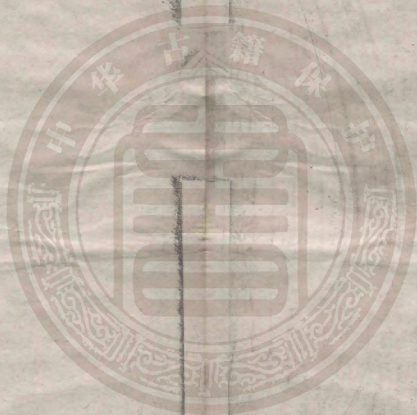
省河漕二項歲修已不止五十萬移一年之常款與千古之

美利何憚而不爲也卽使百年來物力相較懸殊如前所估

或有不敷不過再加十餘萬兩自無不辦而又收羅精壯無

籍之民使爲我用尤爲上策倘恐大功並舉經費無着准今

各省議定章程分年派墾蓋冗食去則內帑充屯政興則聲
勢聳所爲伏至險於大順之中也明薛瑄有言曰止末作禁
游民所以敦財利之用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是
又在我 皇上之畏 天法 祖勤政愛民躬行儉德以臻
於富庶之美也臣賦性愚頑激於血誠不敢附和雷同謹陳
因時制宜之道爲萬年永固之圖惟 聖明裁擇臣謹奏



北京中國書局定價
號 613
定價

重
氏
同

我友楊利叔志亭林之學久於戎事以其所值着筆記十卷
已刊者六卷亂後失去僅存初印本三卷余見而善之遂爲
重刊以存大畧用貽世之畱心治亂者
同治六年二月善化湯聘珍叙





孤蘆筆記

一五